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六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

在位三十三年



諱秀字文叔南陽人景帝七世孫長沙定王發之後

南頓令欽子也更始元年為偏將軍行大司馬事二年

立為蕭王建武元年諸將請上尊號六月即帝位于鄧南

乙酉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

平遠破之。馮異冠袍擊走朱鮪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

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賊散入遼西遼東為

烏桓人所鈔擊更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

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

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

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於薊相見

甚懼馳復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王不聽行至南平棘

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取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拘親戚棄

土壤從太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附鳳翼以

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

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

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

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即會僑生疆

擊即首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

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君臣因復奏請六月王

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出本。赤眉西向帝城以名

為羣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為上將軍出本。七

月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封鄴侯時年二十四

出焉又議選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以

衛

後漢紀

五校戰於真定

諸將請

赤伏符

即位

伏湛

本行

本行

不思

大行

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出初更始以伏
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四下督
謀為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以
全帝徵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豫州刺史征拜湛為司

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九月赤
晉入長安更始走有相皆降平事詔封更始為淮陽王○

○初死人卓茂南仁恭愛信法樂道雅實不為華
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出東朝記 鄉黨故舊雖行能為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及茂事 茂平問為密令遊民如子舉善而教以無惡言吏民親愛
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受其米肉遺者○茂曰
亭長竟從汝示平為汝有事屬之而受平將平居自以恩
意遺之平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

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思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
之手既卒受故求言耳茂曰汝為故民矣凡人所以羣居
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禮愛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

終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更威力疆求
請耳其長素善吏哉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
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

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
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幼嬰置吏民笑之鄰城
闕者皆嘆其不能河南郡為置身今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

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遷其人老少比且涕泣送及
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甲申
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侯祿秩

溫公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皋陶湯

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君臣
逐四海鼎沸，彼猶堅陷敵之人，穰累諸將之十方，見重
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雖循循然，亦救於危難之中。
實詩羣公之古，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
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定都焉

帝遣諸將圍洛陽，朱鮪出降。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
定都焉。本。劉盆子數暴虐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鄧
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
以千數，號百萬，禹所止輒傳食，雖節以勞來之，越絕也。
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
諸將受降，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公吾衆，雖多能戰
者，少則無可仰之精，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
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
亦故萬端，豈能堅守者乎？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
饑饉多乏，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
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初成紀

初成紀隗囂起兵，進漢更始徵囂，囂至長安，後逃歸天
水，復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
避亂者多歸囂，囂請自引援為布衣，父以馬接班，兇之屬
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陶於山東，陶，馬援少時以家用
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
不示人以利，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
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

親舊聞

親舊聞，倪翁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計策。出馬
傳

丙戌二年

丙戌二年，悉封諸功臣為列侯。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凡也。

馬援
自賑
身功
為列侯

用筆成
即為

宋弘
謂

魏周
待

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議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
以示天下帝從之即為○故事尚書郎以令史又次補之

帝始用孝廉為尚書郎○起高窟於洛陽四時合祀高祖
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南○長安城

中糧尺赤眉縱火殺掠遂入安定北地出○鄧禹引兵
南至長安軍昆池謁惠帝收十一帝神主定請洛陽因

巡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出○以宋弘為大司空湖
陽公主新寡帝与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

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
後因謂弘曰謠言貴易交富易妻之情乎弘曰臣聞貧賤

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出
傳○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

絕自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其意以此懷不平遂發兵反
攻朱浮於薊更始諸大將時在南方未降者尚多遣賈復

擊圍破之尹尊降吳漢擊苑二王賜降○秋賈復南擊召
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

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
過潁川謂左右曰吾与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

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与相見恂子谷崇曰崇將也
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蔣相如不畏

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
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祿侯而還

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
乃徵恂恂至引見肘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

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
出結友而去出○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

漢光武

後漢

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曰赤眉亂三輔

郡縣大姓各擁兵眾馬不能定帝不遣偏將軍馮異代為

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

赤眉延岑之臨元元塗炭無所依託將軍今奉辭討諸不

軌營保降者遺其渠帥詣京師赦其小民今就農桑壞其

營壁血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

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上念自脩救無為

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溫公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經用我沮淮水定

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慎無為窮寇爭鋒此句赤眉無谷自

當未吾以餽待軌以逸待勞折筆管之非諸將憂也元得

復安進兵

丁亥三年立四親廟於雒陽維本作洛陽

○馮異為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去赤眉同伏

於道側曰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

勢弱遂悉眾攻異二乃縱兵大戰日異賊氣既衰伏兵卒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

底崤山名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筆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

谿終能奮雷龍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

大勳出馬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

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刘恭乞降曰盆子將

百萬眾降陛下將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

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玉璽精兵

甲宜陽城西去能耳山齊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

盆子降

持以不

死

皆賜食。○初梁王刘永據國起兵以董憲張步為將軍專
據東方。補帝唯陽復立步為齊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
楚故步得專集。然地據郡十二焉。○馮郡太守張豐友為
彭寵連兵時關中叛寇猶盛。馮異且戰且行。出兵上林苑
中。以擊豪傑不從。今者威行關中。蓋延圍唯陽。斬刘永
蘇茂奔。華惠其立。永子紆為梁王。耿种從容言於帝。自
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馮郡。還收富平
獲家。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

戊子。四年。吳漢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耿种祭遵等討
張豐於馮郡。禽之。○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
保其郡。帝徵霸。霸命書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
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出善政法。受施行之
出。○更始之末。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隗囂使馬援往

馬援傳
公孫述

觀述。援素與述同。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
而述盛陳陛楯。以延援。入交拜。礼畢。使出就館。更為援製
都布單衣。交談冠會。百餘於宗廟中。立舊六之位。述亦
拜騎警。踵就車。警折而入。礼饗官屬。其盛。公授援以封侯
大將軍位。賓客皆樂出。援曉之曰。天下雖未定。公孫不
吐哺。走迎國士。与圖成敗。及修飾邊幅。知偶人形。此予何
足。父稽天下士。平因謝歸。謂嘉曰。子陽非鳳。姓耳。而妄自
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器乃使援表書洛陽。援初到。帝在宣
德殿南廡下。但情坐。迎笑謂援曰。卿遊遊二帝。聞今見卿

公孫述
并其姓

使人。大熱。援頓首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
擇君耳。臣与公孫述同。保少相善。定前至蜀。述陞戟而後
進。臣臣公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致人而南。易若是。帝復
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自援曰。天下反覆。安有字者。不可

後漢書

帝姓李
前州牙

子孫得
不義侯

郭侯守
口增倍

自惟討
既前

勝數今見陛下厭厭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已丑五年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
起問以東方事曰則到朝廷上引見數年每獲燕語自夕
至旦才明勇畧非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關連多
大節畧与高帝同經多博覽政事文辭前此無比囂曰卿
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
勤如節度人不喜飲酒意不擇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傳○馬武王霸擊隗囂周建破之建於道死於井下邳與
董憲合刘紅怨仗強張氏○袁術袁顛子密等三人殺龍
以降帝封子家為不義侯

權極真誠而通之叛命者劉之也若同歸於亂果不
相敵且各置於法昭示主變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
為名且舉以不義爵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爵矣

吳漢率耿合等擊富平獲素於平原大破之上因詔奔進
討張步○帝以郭伋為漁陽太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
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杜
傳○平敵將軍龐參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

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參是也使參蓋延非擊董憲
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參參以為延請已自疑遂反參延
軍破之亡董憲連扣白號東平王帝聞之大怒自將討參
与諸將書曰吾常以龍首為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老賊當族其各屬也馬會睢陽○既貴問於班彪曰往者
周亡戰國並爭數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衰與与漢殊異昔周
爵五等諸侯從政不根既微枝葉豈大故其末流有縱橫
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政立郡縣主有東已之威臣無

百姓通

王命論

神聖不可

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者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心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鼎峙城者皆無六國世業之真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蓋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世見愚入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與跡矣昔秦失其鹿劉李逐而椅之時民後知漢乎彪乃為之者王命論以風切之劉向傳未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曆數在躬躬舜亦以命禹泊于稷其成法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禪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者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饑饉流離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羅厄會竊其權桀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其醢分裂又况公嬰不及數子而欲圖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得以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能逆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陳陵母知與番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尺揮洗捐羶生之說繫鞶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舉此高帝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具乎世喪故在陰陽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窮超然遠覽淵然深

識以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期願則福作流於子孫天浸其亦終矣此謂常不聽虎遂時地河西實融以為從事

其禮重之彪遂為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融○初竇

融自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

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自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

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

一姓不再興之效當各據土宇與隗囂合從高可為六國

下不失尉陀此謂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

帝姓名見於圖書漢有再受命之符融遂決策東向遣長

史制鈞等去書詣維陽帝見鈞權其禮饗畢乃遣還賜融

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求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

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然相厚豈有量

哉故遂立柏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

縱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

議者必有枉詈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十無分民

自適之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

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此謂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

大將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

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時張步都劇弇至臨淄城出

不意平日拔之入據其城以激怒步弇兵二十萬至臨淄

太城東將攻弇弇大破之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

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

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戰牛醢酒且以待百官反欲

以賊虜遣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至昏復大破之殺傷

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為伏以待之

入定時步果引去復起兵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

竇融
見武正
期

帝東向

璽書士

耿弇
臨淄城

耿弇不
以賊虜
遣君父

陳光武

東晉書

愷戶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怯志還劉後魏曰車望至

臨苗自勞軍君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

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

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勳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曰韓其鄴

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降若步

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

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勉弁

帝進幸劇取弁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

之帝遣使告步茂茂能相勸降者封為列侯步遂勸茂詣弁

步曰降會入據其城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

歸鄉里到步為安立候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悉

地悉平無旅還京師弁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

未嘗挫折焉出傳○初起夫學車駕還宮幸大學楷式古

典循明禮采煥然文物可觀矣出傳

采黼曰帝方被甲躡馬以平寇亂乃首建學校以復三

代之盛可謂得致治之本矣終漢之長學校於修設儒上

半天下獨以清議杖持王室姦夫大盜環閉九鼎而不

敢動者蓋權輿於此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

重百姓歸心號為威勝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恐上書陳謝

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

有懼意出傳○隗囂已飾智每自比西伯其將王元說

囂曰天冰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為太王東封豕

谷闔闔王不成其敵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網神龍

失勢與蚘蟻同貴心然元計雖遣子入侍然負其險阨欲

專制方而出傳○是歲詔徵處士大原田黨會於殿光等

魏書

北西伯

周黨伏
栗不竭

懸新
物事
出中

至京師黨又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可於志博士范升奏曰
 伏見大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門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
 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慢驕
 得同時俱逆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來華名庶
 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
 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誘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
 大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
 帝少與嚴光同游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界故
 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
 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
 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
 道過其友人友人下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
 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歎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
 禾傳曰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又光武即位光乃
 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
 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
 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
 帝即卧於榻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乃
 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
 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
 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其偃卧光以足加帝
 腹上明日大史奏客星犯御座其急帝笑曰朕故人嚴
 子陵共卧爾除為諫議大夫不岳乃耕於富春山後人
 名其釣處為嚴陵顛焉

致堂管見曰善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高平范仲淹

嚴光武

論之曰光武於是時當也之初九嗚德方亨而能以貴
下賤子陵於是時當也之上九喪方有為而獨不事王
侯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
也先君子有言曰創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待選臣
下其體雖一然嚴威嚴恪常施於瓜分胃之上以折
其驕悍矜使之氣柔巽謙裕常施於持盈退藏之人以
厲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
能立召田橫於海島之中而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路
見大將軍青而不冠則不見汲黯光武制御功臣不少
優借而詔徵起上嚴光等或隱居帝庭伏而不謁或使
者再聘不肯就車雖博古沉亦有誇上求高之秦帝亦
不以爲然各從所志夫一君者內平四海外讐百蠻可
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楚而
不能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行於
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玉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前
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雖
屈於所當屈以志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所立之
禍矣先儒或因呂望同載之事而論子陵謂聖賢邊合
盡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取也此未盡也知光者王良友
人曰不有忠言奇謀以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
也嗚呼雖爲良發此言其所感亦衆矣惜乎史失其名
賢矣哉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二十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下

庚寅六年吳漢等拔胸其于斬董憲龍萌江淮山東悉平

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

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河內雒陽分軍士

於河內此二句傳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傳○馮異自長

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也吾披荆棘定

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君卒燕婁享豆粥糜泔河麥

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

無忘射鉤射食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

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異在巾車為兵所

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異○隗囂發兵反○六月詔

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

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

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

其一出末○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執金吾朱浮上疏曰

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比日積久至

長子孫間者守宰數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

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願陛下遊意於

經年之外望治於一卅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

守易代頗簡出山浮○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

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稍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二十

稅一如舊制出本○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

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願聽詣行在

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具言謀畫出按

置囂置
公孫述
於度外

馮異願
帝先志
河北之
矣

首獄吏
負

朱浮諫
數易守
宰

詔復三
十稅一

上書

辛卯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

得書

鄭興

書者不得言聖出本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

鄭興

政事

多在晦先時而合昏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

陳

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違促宜留思柔克

陳

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陳

出本傳无○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

陳

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敵武王以

陳

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

陳

宗假宰輔之權陛下宜脩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

陳

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帝

陳

好圖讒與鄭興議郊祀事帝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

陳

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

陳

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出本○南陽太守杜詩政

陳

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出本○南陽太守杜詩政

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

有杜母出本

壬辰八年夏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鄭憲諫曰東方初定

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出本帝不從西

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猶豫未決帝召

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

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

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出本

傳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

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万皆降囂將妻子奔

西城出本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

囂然不降○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

光武

光武

光武

光武

光武

光武

光武

光武

光武

光武

光武

光武

光武

光武

光武

得發兵
頭頭為
白

百姓獲
借宿君
一年

耿純為
東郡太
守

祭道推
敬授鐘

隗純降

岑彭攻
蜀

蜀人刺
未款

師騷動出本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

帝自下邳主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

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攻蜀每一發兵頭鬚

為白刺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穎川迫近

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

也對曰穎川臨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故

音反詔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

從之與申車駕南征穎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

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抚吏民

受納餘降出本○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

之以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

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前

純降大兵不戰而還至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癸巳九年祭道夢為人所嫌約小心克巳奉公賞賜悉與

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收士皆用儒術對酒

設樂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

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出本○隗

嵩病且餓悲憤而卒志於少子純立為王出本秋來歙率

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出本

甲午十年隗純降隗右遂安

乙未十一年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發荊州兵

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千艘直衝浮橋順風並進所向無

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

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

大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中傷而絕趙王良從帝送

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

貴戚鮑
手將二

述使刺
彭

郭何諫
用南陽
人

吳漢
戰公亮

述死延
公以城
降

李業等
不事公
孫述

擢用西
資上

門候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
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求効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
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斂手以避

二鮑○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拒廣漢侯丹拒黃石岑彭襲
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
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

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
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出彭乃使
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馬成等破河池遂平

武都○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
職當簡天下賢俊下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
舊故伋言及之出伋

丙申十二年吳漢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與公孫述戰於
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出吳○十一月滅宮軍咸陽門

述自將數萬人攻吳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
旦及日中軍亡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統

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智墮馬左右輿
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出述○初

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賜以
藥酒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立為此故也遂飲
毒而死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
述徵蜀郡王浩主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皓嘉皆自殺
捷為費貽不肯仕述添身為顛落蓋陽狂以避之同郡任

永馮信皆託青首以辭徵命目盲眉耕反帝既平蜀譙玄已
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間徵費貽任
永馮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並出傳○帝以睢陽令

漢光武

任延不
事上官

任延為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言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出傳

却鈞馬
之獻

丁酉十三年，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獻宝劔，價直百金。詔以劔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出傳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憚拒關不開。郅之口反上令從者見問於門間，憚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書，如社稷宗廟，何善奏賜憚布白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出本

臣
完封功

○大饗將士，功臣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帝在兵間，又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有。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出本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拿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持進奉朝請。出傳

臣
保全功

鄧禹內行淳樸，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學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出傳禹賈復為入剛毅，方直，多大節。既还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獲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

以吏事
責三公

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其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无余。故皆保其福祿，无誅譴者。

漢光武

一

朱黼曰三公所與共天位治天職代天王者也惟其宜而已豈可以功臣而爲之區別乎太甲成康所與圖回庶政者皆鳴條牧野之士惠文景武之所任爲執政者皆高帝之故臣也非師鷹揚之相固不致以望後世然敗繒織薄之徒亦足以安社稷而重朝廷功臣任事果亦何負於天下也哉雲臺諸將平時專以健武自名者雖不足以緝熙帝載而冠鄧景賈之流文足以緯國智足以謀王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也乃以功臣例擯不用謂之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後世託孤之際不免政歸房蕭然之世朝廷之權不在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不在宦官則在武將而後隨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邪

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乃至十存一焉

梁統論
律令

戊戌十四年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經曰愛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之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已亥十五年春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无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諸歲將饑凶拍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反一葉帝乃追賜谷以成

韓歆好
直言

漢光武

礼葬之

温公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借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田檢覈

河南南陽不可問

張堪德政

遣使招降

廢郭后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

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詭巧苟以度田為名

聚民田中并度戶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餽豪右侵刻

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

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吏不肯服抵

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太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

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

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

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

如東海公對首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

阿枉不平者○張堪拜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

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麥穗兩岐

德幹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出堪

庚子十六年郡国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

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羣

盜自相糾擿死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

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

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出本

辛丑十七年郭后寵衰數懷怨對直類上怒之廢皇后郭

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出郭○帝幸章陵脩園廟祠舊皇

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与語曰文

光武

治天下

又少時謹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
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出本○交阻父子反
拜馬後為伏波將軍以擊交阻大破之

位

立皇太子即明帝

癸卯十九年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
父憂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
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
回者數歲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
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宗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
父重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出本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
於天下不可廢也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法
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過位可謂失矣
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弥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
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
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事大孝

事大孝
不謝
公主

上以栢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
難於前榮辨明經義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陳留董宣
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
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益
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
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止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
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
乎臣不須笞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
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搏地終
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
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救彊

後光武一

項令出賜錢二十萬百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出宣

甲辰二十年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以郭况為大

郭况

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成豈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秋九月馬援自交阯還孟異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相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妻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詎為烈士當如是矣出援傳

馬援以馬革裹尸

西域十八國

乙巳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愁懼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

丙午二十二年初劉昆為江陵令時有火災昆向火叩頭

劉昆守火城虎去

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讀策出佛林○西域諸國侍子

父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音也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

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

匈奴出西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從子結

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

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夫援由是遠遁而慕南無王庭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上馬彊盛故能賄

犀布瑇瑁瑇瑁反則建珠厓七郡珠厓反感竊音切皆竹杖

音切則開牂柯越雋牂柯反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

安息當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其開苑囿廣宮盛

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

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

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推酒酤酤音沽筦鹽鐵筦音管鑄白

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

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衣繡杖斧斷斬於

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

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

內屬數遣使貢獻于漢願請都護都護音都下遠覽古今因時

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享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

之卻走馬義兼之矣出前西域傳贊

戊申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

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出匈奴傳事下公卿

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

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今東扞鮮

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出匈奴傳秋七月

武陵蠻寇臨沅沅音元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

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

用帝笑曰鬢絲哉是翁鬢音髮遂遣援將四萬餘人征

五溪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索昔各反常

却成宮之請

馬援討武陵蠻

單于款

張光武

援兄子嚴敦並苦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戒之曰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愛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初援在交趾常誦意立寔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槩葬城西以上出本傳

初作壽

庚戌二十六年初作壽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具之後與丘隴同躰辛亥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詔武威太守勿受其使出匈奴傳臧宮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定厚縣購賞比虜之減不過數年詣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奉天下之半以減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武精擊匈奴

漢光武

已酉二十五年馬援軍至臨邛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

漢光武

稱之奇曰光武以兵定天下而用兵果光武之心乎觀其遣馮異入關必先告之曰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且平定之將不足以立威方羣雄角逐之時猶不欲以威勝而况於匈奴乎方投戈講藝之餘正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臧馬二子必欲求逞於一劍嗟呼一劍用而吾民之命殘矣求以殘匈奴適以殘吾民光武之心豈忍為之哉故不得不持黃石之說以自戒而固却之也

桓榮精
夏之力

壬子二十八年以博士桓榮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祭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却封禪
之請

甲寅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出祭祀志

一見决
聖

乙卯三十一年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狂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决矣

侯謙又
李封禪

丙辰中元元年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刘之九會命代崇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止當封禪者

不書祥
瑞

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登山以至親封玉牒出郊志○京師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於水涯

郡国類上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自今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託焉出本○是歲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

下出本○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相譚上疏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相譚非聖無法將

桓譚非
讖

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丞出譚傳

帝講論
不以爲
退功臣
進文吏

丁巳二年二月帝崩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晏乃罷
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寤皇太后見帝勤勞不
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
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以征伐濟
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躰總攬權
綱量時度力幸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出本
太子即皇帝位

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騰回三精霧塞人厭淫
祚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沉幾先物深累緯文
尋邑百萬繼虜爲羣長轂雷野高鋒雲英威既振新
都自焚度刻庸代紛紛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
乃顧遽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
贊明明廟謨剋剋雄斷於烏赫有命系隆我漢

漢書循吏傳叙曰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
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
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練耳不听鄭衛之音手
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其以手迹賜之
方固者皆一札十行細老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故
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亦
以謹言卑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書諫而鍾離意亦
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
未盡焉

蘇東坡曰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鑿七國之變下
悼王氏之禍於是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成期之
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尽去矣及其衰也官
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与搯腕而游談者

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綱則天下尤可以無事
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而董卓曹操之
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而亡輒出
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
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推移其勢自有
以相激而不可救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數而莫之爲也
東萊呂氏曰高祖創西漢光武創東漢皆是創業垂統
以爲一代之規模躰統以大要論之高祖識大辭其間
條目品節有疎漏如光武條目品節其詳悉然於大躰
却遺所以兩漢風聲氣骨寬狹厚薄緩急大抵不同光
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以人主下親簿書期會之事此
最是失政事躰統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二十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一

後漢紀

顯宗孝明皇帝

在位十八年 壽四十八

諱莊光武第四子也太子彊薨位乃立莊為太子中元二年光武崩太子即位

戊午永平元年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出本傳

己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出志○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冬十月上幸辟雍初

行大射

恭老禮

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二老相榮為五更禮畢引相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世儒林傳序○上自為太子受尚

書於相榮及即帝位尤尊榮以師禮出恭傳

漢書儒林傳序曰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探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孝士多懷挾書

書逃遁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

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而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二老五更上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

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之者蓋億萬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

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同異連日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孝舍類敝鞠為園蔬牧兒堯豎至於薪刈其下云

長明帝

馬蕭
雨

會下
公將於
雲集

庚申三年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踈麗。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出傳。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益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种、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道、李忠、景、刑、方、脩、蓋、延、邛、彤、鉞、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出馬武傳。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出馬援傳

馬武等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智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迹其深簡遠。奔固將有以待焉。降自秦漢。悉資戰力。至於翊扶王運。皆武人崛起。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作。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趙醢光武監前車之失。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未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稱職責。各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故高秩厚禮。凡荅元勳。峻文深憲。責成吏職。莫不以功名治終。延慶于後。昔留侯以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任職。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鍾離意薦全椒長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本。或減年從役。太守行部。獄无係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平。帝性褊察。好以耳目引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是

後漢書

帝以有

曳詳列常以事怒即藥於以杖撞之上走入床下帝

怒甚疾言即出松乃曰天子穆穆謂侯皇皇未聞人君自

起撞即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

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政

○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

敷行部去禮惟上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成傳

甲子七年以東海相宋均為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太守五

不為却

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

虎

江舊多虎自恭常募設檻筭而尤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

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雜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

案均

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貪貪息進忠善可一

去檻筭除刑謀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

乙丑八年北匈奴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遣趙贛司馬鄭典使北匈奴單于必令衆拜服不為屈單

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鄭○南匈奴知漢與北虜交使

內懷嫌怨欲叫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得

善

其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

遼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

入中國

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

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

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

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其中國始傳其術圖其

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出西

丙寅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

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

寺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

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李紉
氏辰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遣使手詔賜東
平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勲家何事最樂王言為善最
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
趨拜者皆令帶之 州本傳

戴溪筆義曰夫為善之人從容中道不為不義明無入
非曲無鬼責浩然天地之間俯仰無愧心平而氣和神
安而休舒天下之樂豈復有大於此者余悲夫世之人
以憂為樂而卒莫之知也凡今天下之所憂者有不出
於人情之所樂者乎憂樂聚門樂未去而憂隨之平日
之樂不足以敵一日之憂漢諸侯王大抵皆驕佚放恣
夫其為驕佚放恣者豈不以為樂哉曾未幾向身死國
除其禍慘矣豈非前日之樂乃所以為後日之憂乎善
乎東平王之言也宜獨善保其國而已哉雖懷道致義
之士隱約窮閭明於利害之故察於人情之變熟於天
下之義理深沈默靜灼然有得於心者其論亦無以過
此也故於東平王之言有感焉

十 東平王
已巳十二年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
富粟斛二十石 羊被野 州本紀

楚王諱 不自殺
英午十二年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發徙丹陽
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
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
者尚數千人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
入無赦以情怨者侍御史寒劾心傷其冤上疏力言其無
辜帝意解詔遣劾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洗理
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

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有胡騎初作壽
陵制令流水而已

班超立
功西域

癸酉于六年耿秉數請擊匈奴帝從之遣秉與竇固等分
道並出伐北匈奴固獨有功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
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詔書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
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暗未萌况
己若邪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因
夜以火攻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
燒死明日乃還召鄯善王廣以虜使自示之一國震怖廣
叩頭原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且上
超功效復使超使于賓其王廣德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

廉范等
雲中

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出西域 ○比匈奴
奴大入雲中大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移書傍郡求救
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
列如反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各食長
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讎藉上良刀反死者千餘人
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出范傳

自撰王
休詩

甲戌十七年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
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奉
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啟你詩三章兼將反歌頌漢德德
譯而獻之州西南 ○竇固耿秉擊西域平車師復置西域
都護及戊巳校尉

井
聚案

乙亥十八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一萬騎擊車師耿恭
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於
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更士渴乏至斃馬糞汁而飲之
策則恭身自率士執籠上无遠反下力董反本傳云水
駕反恭身自率士執籠服向井再拜為吏上請有取泉

崇明帝

嶺有頃水泉鑄出乃令吏士揚水以元虜虜出不意以為
神明遂引去出本 ○八月帝崩年四十八帝遵奉建武制

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
即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雖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
奏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色豈

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
近畏服本紀云吏稱其官民 戶口滋殖焉出本 ○太子即

位年十八
范曄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在必達
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在刑

代十二十餘其二言少刑也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水平之
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官弘人之度未優乎

戴逵筆義曰夫庸暗之君多失於優柔明察之君多傷
於太急庸暗者固不足與有為矣明察者亦豈無德事

乎漢元帝優游不斷漢業遂衰唐宣宗聰明彊察唐亦
遂亡此二者有天下之通患也明帝天資明敏自為天

子諸正論說利害分別人情皆出人意表及既即位尊
賢下士與儒生周旋揖遜有如是之資而能自降屈若

此亦可以為賢君矣惜也及用其所長不少隱晦好以
耳目隱發為明傷於太急而不自知也嗟夫人君之於

天下豈樂人欺已哉亦治其大綱畧其細微恕其不及
去其大甚者而已若及用其聰明一事不付羣臣救過

不給爭事苛察寧許人隱伏以避誅責而不肯容人小
過以自取禍上下相師無復仁恩之意此豈人主之利
哉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

也天道以備覆包含為德者也混沌之間何物不有苟
非大道何以況育至於賞善罰惡則固有時矣吾觀顯
宗之為君有務已自喜之意而無深沉寬洪之量永平
之政有綜核操切之弊而無優柔和易之樂蓋亦嘗不
為顯宗恨也夫人主患不明耳有如明察之過而其弊
若此向非章帝長者何事務從寬厚以矯枉救弊則東
京之業矣矣然則人主之聰明其可恃哉

肅宗孝章皇帝

在位十三年 壽三十一

諱桓明帝太子也永平十八年八月即帝位

丙壬建初元年楊終上疏曰聞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
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
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羊融鮑昱皆
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
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
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
我衣裳帝從之出然○內寅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

死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
獄出本○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安事率近

陳寵疏
改煩苛

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所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
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
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他德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
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
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繁楚以濟羣生辭徒暨反繁止慈示反

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出能傳
丁丑二年太后兄衛尉馬援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
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刺

馬援勸
成德政

漢章帝

第五論
漢書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
四六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
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為事實太后深納之山馬。第五
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
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
上求者也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
懇是在於此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計列然常疾俗吏苛
刻論議每依寬厚云出本

漢書

已邈四年校書郎楊惲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
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
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出本詔太常博
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
白虎議奏名儒下鴻樓望成封壇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

美賢與焉出本紀

漢書

辛巳六年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成邑宇逼側舊
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諸水而已
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晏不禁火民安作皆無
繻兮五袴繻及珠及膠若

帝紀
帝紀

癸未八年中郎將竇憲恃宮掖聲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
主園田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園田時
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乎以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
雛焉鼠耳憲大懼太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溫公曰人主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
賢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不能罪憲則奸臣安所懲
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後赦

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奸而上不

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懼矣其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戒也

周野書
全貞賦
馬路

周紆為雒陽令馬絕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乃声怒曰本問貴戚若馬鬻等輩豈能知此曹菜儻乎於是部吏望風自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踟躕上渠六反京師肅清

曹真
以才行
為上

甲申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負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疏答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下謂反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院

民歌
暉德

張林請
復內備

朱暉固
批不行

上房幾反然其要婦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負率皆得其人矣○九月幸死召前臨淮大守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自遂南陽采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尚書張林上言聚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之法古曾取无累堽荆滬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今義捧檄而入奉失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母皆不至奉乃歎曰貧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乃為親屈也帝下詔褒就義均

乙酉二年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為矜似是而非朕甚憂之其苦之安靜之吏懼無華此古本反懼浮慮反日計

世章帝

劉方吏

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今劉方吏民同

書謂之不煩雖未

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

刻為明以輕為德

以重為威四者或具則下有怨心吾詔

書數下冠蓋接道

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

何令稱朕意焉

職為能以刻為威以察為明以政化

為高論以風俗為

廷闡高其初也百姓畏其威今行禁

止所求者遂所欲

者得有所任使不違馴易時能成功

故朝廷之上合羽然

以為能以此馴致大竹典領方面往

往而是天下之士

爭慕效之倉然成風離散民心破壞

國體斷喪元氣而

風俗自此耗矣故古之君子深嫉俗

吏如離者惡其為

民患也夫天下善人君子安靜不擾

懼無革其政悶

悶若不足以快人意而愷附慈祥真

洪廣大將欲感動

民心扶植教化薰蒸和氣與一出其

路於仁壽之域舍

斯人其誰去共治哉善哉章帝之為

君也其詔三公曰

俗吏矯飾外貌以是而非朕甚厭之

其苦之何其懇切

深至若此也襄城今劉方無他異能

特以不煩之故至

勤天子詔書褒美好惡若此以此明

示百官雖三代之

詔何以過此

之丑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於

闕里○博上魯國曹

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上

常棣堪以為一壯大

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牽

難與圖始朝廷禮憲

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

固以為宜廣集諸儒

共議得失帝曰諉言作舍道旁三年

不成會禮之家名為

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六

章一變足矣出後傳

丁亥章和元年春正月帝召褒授以

叔孫通漢儀十一篇

季禮制
禮記

漢書

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戊子二年正月帝崩年三十一

范曄論曰魏文帝亦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
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平徭
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
者不亦宜乎 出齊書

太子即位年十歲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
○北匈奴亂以竇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

東萊呂氏曰章帝繼明帝察慧之後承之以寬大如解
楚王之獄罷西域之戍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此所以

為東漢之賢君大抵皆足慈祥長者然慈祥長者短處
亦相乘竇憲奪公主園此外戚專恣之漸也卒不能正

其罪竇太后請廢太子亦官屬善政之端也卒不免爾其
說此皆優柔不斷之過又如當時班超要功西域專育

張紆擾動羌胡以章帝慈祥長者本非武帝好大喜功
之君然所行之事去武帝無幾亦緣慈祥長者之過

於人之說不能自守卒至勞敝中國所以雖無好大喜
功之心未免有好大喜功之失古今論君德以剛為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若於剛上少欠鮮有慈祥之
意不過能謹其小往甘失之於大章帝是也

少微家孰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二

後漢紀

孝和皇帝 在位十七年 壽二十七

諱肇南宗第四子也立為太子章和二年正月

南宗崩太子即位齊太后臨朝以兄憲為侍中

宿衛以邵彪為大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己丑永元元年六月竇憲取車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

丁稽落山大破之出塞三千餘里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

威德而還

辛卯三年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耿种在

尚圍於金微山大破之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

未嘗星也出塞○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刺史守令多

出其門競賦敏吏民共為賂遺弋李

壬辰四年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是時憲兄弟專權帝

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幾遂與

眾定議誅憲帝以大右故不欲名誅憲迫令自殺出塞○

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高未就詔固

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昭所謂曹大家者也

華嶠論曰華胡固之叙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

而有體使讀之者實登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誠

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

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出固

帝策勳班賞節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

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出官

丁酉九年皇太后竇氏崩追尊母梁貴人為太后封梁諫

漢和帝

三子為侯梁氏自此盛矣 出梁身傳

壬寅十四年班超父在納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徵起還以戊巳校尉任尚代為都護

乙巳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少子隆生始百餘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 出十

孝殤皇帝 在位一年 壽二歲

諱隆和帝少子也元興元年十二月和帝崩太

右立之而臨朝聽政

丙午延平元年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慶子祐為孝和皇帝崩即皇帝位太后猶臨朝 此本 尚書郎樊準以儒風寢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原東西誅戰不遠愆愆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既

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

漢書

會 漢書 則論難行行空早 共亦政化期門羽林介胃之士

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寰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盛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競忘蹇蹇之忠習談談之辭 音 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

孝安皇帝 在位十九年 壽三十二

諱祐章帝之孫清河孝王庶子也殤帝崩太

后命祐為嗣延平元年八月即位

三公以災異免

丁未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大尉徐防以災異冠賊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憚數世之失權必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鉅置三公

漢安帝

仲長統曰

事歸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洽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輩水旱為災此皆威臣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如此而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安事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周西夫

子楊伯

更成四年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騭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材王密為昌邑人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吾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

知

以清白遺子孫

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朝歌賊翟李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鄧騭還虞詡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鄉會悉皆貫罪贖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線線縫其裾有出市田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虞詡

虞詡

乙卯元初二年太后聞虞詡有剽帥之譽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白餘里之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

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龐而君增之臏死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日二百里何也謂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軍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神有不同故也

辛酉建光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帝始親政事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及太后崩鄧氏五侯皆發為庶人以閻皇后兄弟並為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中常侍江京等弱動內外競為侈虐

至成延光元年汝南太守王寵好才愛士以表閻為功曹引進郡人陳蕃黃憲案憲不屈蕃遂就中憲世貧賤父為牛醫鎮州前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与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表閻所

董憲
淑之師

問曰子國有類乎寧識之乎閻曰見吾叔度邪聽字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固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大原郭泰字少遊汝南先過袁閻不宿而退進柱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量也泰高表閻字也汎音泛濫音溢爾

叔度
千頃陂

乙丑四年三月帝崩年三十二太后臨朝即安帝欲又專國政貧立幼年與閻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欽為嗣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冬十月北鄉侯薨。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

漢安帝

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二收闔顯下獄誅遷太后於離宮
封孫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

孝順皇帝

在位十九年 壽三十

諱保安帝長子也己立為太子為中常侍樊豐

等所譖廢為濟陰王延光四年二月帝崩太后

立北鄉侯十月北鄉侯薨太后與上京等欲更立諸國王

子宦官孫程等共斬上京迎濟陰王十一月即皇帝位

丁卯永建二年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

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直皆不

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起是歲帝復以策書召續備禮徵

英待以師傅之禮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

王逸素與策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及後應

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

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處

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

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溫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

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勉而計將及

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仄陋固為其有益於

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

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及禮以致

之亟体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

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

不務其名也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

苟取仙不苟進潔已安分優遊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

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察優安養俾遂其志若

孝昭之粹，輔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劾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籍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動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序

時又徵黃漢楊厚江夏黃節厚，既至，祿陳漢有二百五十年之石，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遣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亦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汗微及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薦，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爾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齊社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連練官曹，事議朝堂，莫能抗，其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及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山大儒。母到大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遠千里從師

程頤請修李舍

平未六年，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明徒相視，怠散學舍，頤敕鞠為園蔬，或牧兒弄豎，豎新刈其下，將作大匠程頤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壬申，陽嘉元年，立貴人梁氏為皇后。○尚書令左雄上疏

父任

孝廉
年表

李固言
漢人

遺人

張綱

曰昔言帝以為吏數亦身則下不安業父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重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跡效者可就增秩勿移秩帝感其言後申無故去官之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如顏淵子奇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然雄至且精明能審數直極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齊陰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穎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癸酉二年洛陽宣德亭地崩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宜密擇其人以毗聖政

乙亥四年以梁商為大將軍

辛巳永和六年梁商為大將軍

壬午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亦也張綱鄧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勸其負奸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使郡收舉喬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

漢順帝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位而專四

貪叨縱恣無極以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

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悚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姬

族滿朝帝雖知綱言且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表奏泰山

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梁冀恨張

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乱楊徐間積十餘年

二千石不能制皆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

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

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諭嬰請去相

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

石多拜會暴故致八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

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

思以爵祿相榮不原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

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

蘇章接
故人為

張綱
非議下

李固
為第一

臨朝

孝冲皇帝

在位一年 壽三歲

諱炳順帝之子也建康元年立為皇太子其年

法也遂卒正其罪州境肅然

入我獨有二天章曰公

生之好其勸入守喜曰人皆

多勤孺文与故人飲者私恩也

甲申建康元年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梁太后

八月順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皇太后臨朝

乙酉永嘉元年正月帝崩梁太后徵勅海孝王鴻之子續

即皇帝位年八歲○太后委政宰相李固所言太后多從

之黃門宦官為惡○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竇

忌嫉之策免固

孝賢皇帝

在位一年 壽九歲

續續南宗之玄孫子乘王抗之曾孫也仲帝崩

太后命立為嗣

丙戌本初元年七月令郡國奉朝賀大李自是遊幸增

盛至三萬餘生○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竇曰此跋

扈將軍也冀聞除惡之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

進之帝苦煩甚而崩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二

孝賢皇帝

遊幸

毒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二

